

老舍文集

今天的明天

著 林 俞



版出店書華新南中

告江文藝界

怎麼到的今天

俞 林 著

中南新華書店出版

長江文藝叢書 出版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爲『長江文藝叢書』，以編選反映中南區人民（包括部隊）的生活與鬥爭之較好作品，兼選此處所能搜集到的反映其他各地的較好作品及有指導意義之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二、所謂『較好』作品，僅係就各時期中南區所出現的文藝作品之一般水平而言。編選標準應隨着中南區文藝運動的開展而變動，採選原則應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決定，并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并具有較大意義之作品。

三、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報告、小說、詩歌、說書詞，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之文藝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四、本叢書歡迎投稿，并希各地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及廣大讀者推薦合乎本叢書標準之作品，惟已出單行本之作品，本叢書即不再行編選。

目錄

怎麼到的今天.....一

孫喜德.....二九

第四次鬥爭.....四九

怎麼到的今天

一『兒孫自有兒孫富』

河南伏牛山下有一個村莊叫宋家寨。住着一個受苦的周老漢，種着保長宋祥甫十畝地，和兩個兒子一塊受苦，『事變』以後，湯恩伯駐在這一帶，把他大兒子周德福拉去當了兵，老漢本和大兒子在一塊幹活幹慣了，這二兒子周德祥雖然也是個拿鋤把長大的，却不像哥哥那樣只知道悶着頭幹，一碰上受氣的事就想跟人扎刀子，因此父子倆幹起活來，少不了瞪個眼，拌個嘴。又趕上事變後連年『遭年成』，不是水災，就是旱災，軍隊上師、團、營、連；地方上縣、區、鄉、保，一個跟着一個的要東西，幾方面一湊，周老漢這個『太平車』可就轉運不靈了：整年到頭的拉着飢荒，還是搪不了官家的這樣捐那樣餉，三六九的叫宋祥甫叫到保公所裏，不是挨打就是挨罵。周老漢對過光景懶了興，有一天他和老婆，大兒媳婦，兒子，閨女，坐下吃飯，老漢端起飯盃，見是稀溜溜的照影子飯湯，心裏一難受，把飯盃一擡，就講了一段故

事。

——從前有這麼一家，老倆口子養着九對雙生，十八個兒子，顧不上吃，過年的時候，討厭的擠破了門，老婆子便罵男人沒出息：『你還不如個賊，賊還能偷點東西來！』老頭被罵火了，爬起來說：『你等着，看我敢偷不敢偷，』下炕拿了把刀，就去財主家掏牆窟窿，等掏好了，怕裏面有人暗算，便用木頭頂着帽子輕輕的探進去，只聽裏面有人大叫一聲『好賊！』！圪喳一刀把木頭砍斷了。老頭一見壞了事，回身就跑，心想回家也不是個辦法，心一橫，撇下一家大小跑到外鄉去了。老頭在外鄉一混二十年，治下了一些財產，便帶了盤川回家來接老婆孩子，等回到家門口時，不由吃了一驚，他原先的破土坯房早沒影了，只見一座水磨磚砌的瓦門樓，大紅漆門上釘着黃澄澄的銅釘子，門外一邊一個上馬石，好不闊氣！老漢一想：一定是自家已經家敗人亡，把地皮賣給人家財主了。這時門裏走出一個男子，老頭看着多少有點像他的兒子，但又不敢冒然去認，便裝做一個化緣的，上前合掌說：『施主尊姓大名？』那男子一說出姓名，果是他的兒子，老頭不便當面說穿，便討筆紙，寫了四句詩，兒子拿回去唸給娘聽：

忽忽陸陸今天

二十年前叫我倫，

一刀砍斷木人頭，

兒孫自有兒孫富，
不爲兒孫做馬牛！

娘聽了眼前一發黑就昏了過去，兄弟們緊把娘救起，娘醒過來第一句就說：「快把人請進來，你爹回來了！」十八個兒子一窩蜂似的把老頭拉進來，一家人就這樣團圓了。——原來兒子們個個有出息，做買賣的，種地的，唸書的，一個比一個有本事，十來年的工夫，家就發大了，這個故事傳出去，就叫做「兒孫自有兒孫富，不爲兒孫做馬牛。」

周老漢把故事講完，揉揉爛眼邊，瞅老婆一眼，加上句：「孩子們大啦，咱們這土埋上半截的人了，不給他們往死處裏受咧！」

從此周老漢常到廟台上一蹲，抽袋煙晒曬暖，幹營生洩了氣。

二 傾家

這年趕上了大旱，秋苗稀稀拉拉的長起來，又起了蝗蟲，湯恩伯的軍隊和保甲長逼着氣，又逼糧，又派款，抓了壯丁叫人贖，宋祥甫趁着窮人逼得買田，把村裏的好地都騙到手裏。周老漢一家人幾天揭不開鍋，要糧要款的天天來逼，不管你怎麼拿

『兒孫自有兒孫富』的話給自己解心寬，眼前這一關總是過不去。

周老漢一邊打發德祥到外邊打飢荒（註）；一邊硬着頭皮到保公所去求情，好容易討下了三天的期限。回到家門口，就聽到屋裏一片哭聲，進門一看：德福媳婦懷裏抱着孫子春生，手裏拉着孫女小改，胳膊上挎着包袱，倚着牆根哭成個淚人；再往床上一看，老婆一手堵着嘴，一手拍打着膝蓋，哭的滿臉又是鼻涕又是淚。周老漢只當婆媳二人爲沒有吃食惹氣，想上前勸哄兩句，可是自己兩手空空，還能說個什麼？不由心裏一酸，蹲在地上，偷偷的抹起淚來。

德福嫂見公公回來，勉強止住聲，叫了聲『爹』，嗓子裏瞥起了疙疸，又說不下去，索性哭了一陣才抽噎着說出口：『剛和娘說，我帶、帶着孩子、找、活路去！不是、我心狠，春生、眼看、就餓死了，一、大家子、人，死守着、也、不是個事。』

婆婆擤鼻涕說：『小改娘，改他爹待你——俺老倆口子也……』

周老漢才知道是媳婦要走，長吁口氣說：『別提待人強不强了，媳婦待咱也不錯，就是叫一個「窮」字逼的。你既說出口，咱不能攔你。』婆婆扭過身，急的打着自己腦門說：『旁的都不怨，就怨俺那小子命苦。』

德福嫂心一軟，想放下孩子不走了，轉臉看看春生；全臉只顯着那兩個眼窟窿，

註：打飢荒即向人借錢或借糧。

脖子上三條大筋挑着個大腦袋，連哭都沒力氣了。再看小改，一臉黃病色，餓的僵僵着腰，像個貓樣。她心一橫，還是得走，對公婆說：『不是爲孩子俺不走，不能狠心看着孩子餓死。』

婆婆轉過臉說：『你走吧，檢着好主去伺候吧，俺就春生這一個孫子，你給留下，等他爹回來也有個交代。』

德福嫂一聽，打了個冷顫，摟緊孩子說：『娘，我不是去嫁人，就是走到天邊，也得留口氣，等着見他爹一面，我還有這點志氣。』

周老漢甩着鼻涕說：『走吧，帶着孩子走吧，丟下不也是個餓死？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只盼望着把春生拉扯大了。德福也算沒白養兒一場。』

說的一家人都擦起淚來，德福嫂心想：一家這樣對着哭沒用，早晚不免一走，一住聲，帶着孩子就往外走，婆婆立刻嗚嗚的哭號起來，周老漢半昏半醒的跟到村外大道口上，把春生接過來，在懷裏一抱，大淚珠子落了孩子一臉，手一軟，急忙交回媳婦；又拉過小改來，給他正了正破褂子，鼻子一酸，扭頭就走，剛走兩步，聽見背後小改貓叫一樣的喊了聲！『爺爺，你上哪？』周老漢連頭也不敢回，緊趕回家去。

一進家，老婆在樑上上了吊，周老漢慌了手脚，嘴裏亂叫着，把人解下來，緊去摸胸口，還有熱氣，連忙放在床上，攪把起來，好半天，老婆才甦醒過來。

這時周德祥兩手空空的回來了，一聽說嫂子走了，娘上過吊，年輕人的火爆脾氣

上來了，從案子上抄起把菜刀就往外走，爹一把拉住他說：『你這個冒失娃娃，你找誰拚命？』周德祥瞪着眼推爹的手說：『找誰？找宋祥甫狗操的！什麼不是他逼的！』爹死拉住說：『你送死去。人家又是鄉保隊，又是護院的，你能到人跟前去？』周德祥把爹的手一下甩開，說：『左右是個死，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爹又上前扯住他說：『少發牛脾氣，抓的抓了，走的走了，就剩下你一個，你還想去找死？』娘半天驚出一句話：『你，你，你就先殺了我吧！』

周德祥見娘着了急，一遲疑，爹趁機把刀奪了過來，他就兩手在胸前一叉，一脚把條板凳踢翻，蹲到地下，氣得呼呼的出長氣。

三天期滿，只好把家裏的傢三伙四都折變了錢，連鍋都拔了，才搪了官差。

村裏沒吃的人都出去逃荒，周老漢的閨女嫁的是本村的王喜才，只兩口人，還湊合着能顧得上吃喝，聽說家裏遭了警，便把娘接到家裏，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剩下周老漢便和周德祥出外逃荒去了。

一到外邊，大路上淨是逃荒的，這豫西一帶，遭到了水、旱、蝗、湯（註）四大災，餓死的人成千上萬，到處枝葉草根都吃光了，殺河跳崖自殺成了平常事。父子二人一路上跟着提男攜女的難民逃到隴海線上，這時湯恩伯到處放卡子抓壯丁，周老漢

註：湯災是指湯恩伯給人民的災難。

還不要緊，周德祥可就混不過去，一天夜裏，爺倆睡在一家柴棚子裏，抓兵的白天早看準了周德祥，夜裏就來抓他，幸而周老漢心裏有事沒睡着，一聽動靜，急忙把兒子扶上牆，放他跑掉。第二天天明，再四外尋找兒子，竟沒有下落了。有人說夜裏抓走了十個壯丁，打聽了半天，摸不清有沒有兒子在內，父子二人就這樣失散了。

三 周老漢的故事應驗了

周老漢沿着隴海線上大小各站討吃的，恰巧這時日本鬼子打過黃河來，鄭州一丟，湯恩伯的軍隊就成了趕亂了的羊羣，官丟了兵，兵丟了官，只顧往西往南逃竄。周老漢叫一個當連長的抓了伙，沿途搶的東西都叫他揩，把他一直帶到了陝西。一到陝西，一個熟人也沒有，兩眼黑模糊，連黃土石頭也沒河南的親，本想掙兩個盤川回家，不知怎的，就像拿箠籬撈湯，幹到底是一場空。這樣混來混去，一直混了五年。這些年來他越來越信命，不然一天也活不下去，多會想起家裏人心裏疼的時候，就一撥楞腦袋說：『命裏註定，該怎麼就怎麼吧！』混到後來，身子骨越來越壞，胳膊腿都有點不靈便了，便打定主意，不管盤川不盤川，討着吃的也得回家，把老骨頭帶回本鄉本土去。

不提他路上受了多少艱難困苦，單說他一天傍黑，回到宋家寨，越離家門口近，心裏越沉不住氣，像開了一鍋水似的直翻滾，一到門口，呵！還是原先那兩張門板，往裏一望：屋裏有燈光，想必家裏還有人，立刻兩條腿來了勁，他也不聲張，走進門去，只看院裏整整齊齊，東牆根從前是柴禾垛，如今黑呼呼的還是一個柴禾垛，比從前的還大；西邊棚子裏從前餵過牛，後來沒牛了，放過零碎傢伙，現在他聽着有牲畜嚼草，走過兩步一看，呵，可不是養着個大黃牛！周老漢心裏犯了疑惑；這是不是自個的家呢？

他輕輕咳嗽兩聲，硬着頭皮走進屋裏，誰知竟空堂堂的沒有人，一看床上鋪的蓋的，雖然不强，却應有盡有；再看屋角囤裏也有半囤糧食，地上堆着瓜瓜菜菜，抬頭望望樑上掛着高粱種，玉蜀種，倒像個種地的人家；回頭一看鍋台，鍋蓋敞着，大盆小碗泡在鍋裏還沒涮洗，上前拿開鍋蓋，鍋台後面藏着半籃子乾糧；咳！看來他們是有吃有穿，還有牛使喚。他心裏一轉，急忙數一數鍋裏的飯盃，竟有五個，自家哪裏還會有五口人？心裏發了慌，急忙到床邊扯過一床粗布藍格的棉被，拉到眼皮底下一看：認出是他從前蓋過的，心裏不由又一亮；再扯過床頭的針線菠蘿一端詳：也認出是他老婆的，順手拿起雲形的繡線板，一看還是原先的沒有換，看來這是自家無疑了。正這工夫，門吱呀一響，進來一個穿短紅襖的小閨女，猛抬頭見個生人，『娘呀』一聲，一甩小黃辮子就往外跑。周老漢也一驚，繡線板『拍』的落了地，想：自家哪

有十一二歲的小閨女？一定不是自家了，也緊往外走。

小閨女一到院裏就喊：『有賊！』周老漢緊說：『不是賊，不是賊！我走錯門了。』小閨女定定神，問：『你是幹什麼的？』周老漢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好，呵了兩聲才說：『我問周家住哪？』小閨女說：『這就是周家。』周老漢急問：『你也姓周？』小閨女點點頭說：『俺家都姓周，俺爹姓周，俺叔也姓周。』周老漢問道：『你爹？你叔？你叫什麼？』小閨女說：『我叫小改。』

周老漢一下拉住他，老淚橫流的問：『小改，小改，真是你呀？這是咱家呀？我，我是你爺爺，回來了。』小改揚着頭說：『爺爺？是你？奶奶常提你呀，你哪去啦，爺爺？』周老漢心裏一豁亮，急問：『還有你奶奶？』

小改說：『奶奶、我娘、我爹、我叔都出去了，』周老漢緊問：『你爹？你叔？他們還在？』小改說：『爺，你不知道，他們看土匪頭去啦，剛從山裏抓回來的。爺，你等等，我叫他們回來。』說了一扭身，甩打着小辮子跑出去了。

周老漢像做夢一樣，這事情太離奇了，他這個信命的人，也覺得難以置信，在家裏等着心急，便到街上去迎接，往遠處一望村口來了十幾隻火把，照着下邊黑鴉鴉的一羣人；他正想湊上前看，早有兩個人飛步的跑來；黑暗中看出一個人是軍人打扮，着鎗，另一個老百姓打扮，腰裏凸凸囊囊的也像帶着武器，都在他面前跑了過去，剛跑過不遠，小改也喘着氣跑來，一見爺爺便站住腳往前喊：『爹、叔，爺在這呢！』

跑過的兩個人急忙返回來，一下把周老漢摟抱起來。

穿軍裝的是大兒子周德福，老百姓打扮的是二兒子周德祥。

周老漢嘴角左裂右裂說不出話。這時老婆兒媳婦也趕來了，老倆口子一見面，話沒出口淚就下來了。周老漢看看身邊的親人，像隔了一世一樣，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半天才說出：『你們，你們都活着呀！』

這時火把來到了，周老漢驚奇的望過去，只見四個提鎗的『兵』領頭，後邊是十來隻火把，在人頭頂上高舉着，往中間一看，綁架着一個面熟的矮胖子；肉團鼻子，三角眼，大禿腦袋頂……周老漢心裏一閃：這不是宋祥甫？

誰說不是宋祥甫？你聽人們喊什麼？『宋祥甫抓回來了！』『鄉親們出來看啲，宋胖子落網啦！』人們推推碰碰的跟在後邊，和趕廟會一樣。

周家人們回到家，周德福把爹扶到床上落了坐，給他披上件遮身的衣裳。一家都坐定後，周老漢說：『真連我鬧胡塗了，這是陰間還是陽世？你們沒餓死？還在一塊過日子？宋祥甫你們抓了來，家裏又餵着牛，又有糧食，這不是做夢嗎？』

老婆眼裏流淚，臉上却帶着笑容說：『你倒怕我們活不成，我只當你連老骨頭扔在外邊了，誰也沒想你還能回來。』

周老漢感歎的『唉！』了兩聲，忽然一合掌，低頭說：『都是上天保佑，正應了兒孫自有兒孫富的話啦。』

周德祥一聽跳起來說：『爹還迷信，命呀什麼的，都是騙人！』周德福說：『不能怨爹迷信，這是舊世道逼的咱沒路才信命。爹，兒孫這個富可不是等命等來的，說起來話長啦，爹今個累了，往後再給爹拉扯吧。』

周老漢一擺手說：『不，我不累，不說說我睡不着覺，我躺着聽，你們說吧。』周德祥早蹙不住，胳膊一拐，說：『好，就從我這兒說吧。』下邊就是周德祥的事。

四 周德祥的經歷

原來周德祥當時因為黑夜亂走和爹逃荒失散以後，也在隴海線一帶流浪，不久日本人打了過來，周德祥心想：宋祥甫一定跑了，便回到宋家寨來，誰知宋祥甫當了漢奸，升成大鄉長，在鄉裏更是勢氣壓人。周德祥暫時便住到姐夫王喜才家，幫他種地。周德祥出去這一趟，性子大改變了，耕地耙壟歪三扭四，土也翻不過來，鋤地潦草的厲害，常叫王喜才在後邊鋤二遍，牛也常忘了餵，王喜才索性不靠他餵了；可是有時候勁頭一上來，幹的比牛還兇。麥子快吐穗的時候，周德祥眼看白麵快吃到嘴裏了，勁頭一來，沒和王喜才商量，早早起來把麥地鋤了一遍，回來又一氣擔了一缸水。

娘說：『今個這是怎麼了，像幹了今個沒明個了！』周德祥說：『你到地邊看看，今年麥子一個好！密稠稠的，平坦坦的，眼看白麵就進嘴了，怎麼不幹？』娘說：『別說的那麼準，沒到嘴裏就不算吃上，要是沒有吃麥子的命，就是下到鍋裏也會飛了。』

偏偏娘的話說中了：麥子剛發黃，命令就下來了：日本向保裏派了十萬斤麥子。宋祥甫傳下話來：麥熟了誰家也不許往家弄，打好了就在場裏過斗，扣下宋家的麥租，剩下的都得交官。

種麥戶傻了眼，湊了一把人去請願，宋祥甫站在階台上，兩手拍着大肚皮，三角眼左瞧右瞅的，掙掙禿腦袋說：『這是皇軍的命令，我也願咱鄉裏多剩點，可是我不能做主呀！』

有個上年紀的漲着膽上前說：『鄉長，宋先生，真的公家一顆糧食也不給留嗎？鄉長的稞少繳點，大秋再補齊不中嗎？』宋祥甫臉上兩塊橫肉一抽，鼻子裏一哼，說：『稞一個粒也不少，別廢話，你們願意求情，求日本人去！』說了一轉身回屋去了。鄉保隊把種麥戶攆出來。

周德祥一出門罵了聲：『操你奶奶！誰他媽的也別吃！』回到家拿把鏟刀到地裏把不熟的麥子殺倒了三四壟，王喜才死拉硬扯才攔住他。

從此他什麼也不幹了，地裏活正忙，他到村涼裏一躺，仰着腳睡起大覺來。

麥子打過，不等晒乾就叫宋祥甫收走。周德祥氣的兩眼冒金星，夜裏偷偷的摸到宋家倉房裏，一連扛出三口袋麥子，藏到自家柴禾下面。王喜才出外支差，他瞞過娘和姐，弄出一斗多乾磨起麵來。

第二天早起，宋祥甫正喝着茶，劉管家進來稟告昨晚上丟了麥子，宋祥甫三角眼一吊，舉手就摔茶杯，老婆緊伸手攔擋說：『老爺，老爺，是江西盜的！』茶杯却早落了地，摔了個粉碎，劉管家急忙彎腰把碎片揀起來，拿到外邊去。宋祥甫低聲埋怨老婆說：『唉，唉，怎麼不早說是江西盜的！』這時劉管家轉了回來，宋祥甫馬上又繃起臉來，罵道：『多大膽子敢到我頭上動土，想造反喇！』說着一巴掌把太師椅上的狸花貓打跑，坐下對劉管家說：『叫人給我查訪，限三天！』

劉管家忙奉命出來查訪，不用三天，第二天就查訪出來了，原來周德祥磨了麵後，到外邊轉了一轉，說借了麵來，催姐給他烙餅吃，姐半信半疑的說：『那裏有人借給你？是借的也該省着吃！』

周德祥說：『給誰省着？吃到嘴裏是落頭。』姐便給他和麵，周德祥自個點火，不多時烙出了幾張大餅。正說吃時，忽然門外闖進兩個鄉丁，一個叫張不良，一個叫李不正，四隻賊眼左溜右轉，一見烙餅，二話不說，上前就要綁人，兩個女人早嚇的失了神。周德祥胳膊一架，像個水牛似的，喊一聲：『幹什麼？滾！』說了乒乒五四